



詩經說約

序目
一
之二

□ 12
3315
1



口 12
3315
1

詩經說約序

詩必至於紫陽集傳而後
制義出此故布功今亦勢
自然無容齟論者也注疏
最近古其言冗長不便童

詩經說約

卷一

藏書

新刊

文庫

昭和六年二月五日寄
金子志郎氏贈

習無論問幸見宋先生完
書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
備矣顧六義之指反覆衆
家乃不遽合紫陽稱量句
字寄託呼應始歸條明又

自爲創例小注釋物總注
說大意釋物準訓詁說大
意處髣髴口齒則已濫觴
比偶衍長卽得也詩大全
本疏義猶四書大全本輯

言紹詩錄
卷序
釋皆抹去向入奄爲已物
然四書大全之爲數繁繁
則雖費料揀已厭衆觀詩
大全略矣至疏義中精析
此典處又盡芟之此當求

初本又合傳箋疏及宋元
以來諸說家於紫陽學揆
一者附麗焉旁見側出令
廣所開發其畧象節候疆
域譜系禮樂器物卉木禽

詩經說約
卷序
三
藏書居

蟲小注未具者則采之尚
書左氏傳國語三禮爾雅
諸編益拓其證據庶幾便
稽覽而求之海內卒無其
書良繇俗家既沿塾本高

明者又好論精微不樂此
屑屑詮解之事故闕如也
至詩有篇有章有句因而
有連有轉有截其體勢意
息皆依韻脚韻所未協雖

言經詩經
句已歇理卽未止如關雎
首章四句洲速韻也兩句
爲連葛覃首章六句萋喈
韻也三句爲連關雎觸物
興人葛覃賦葛及鳥皆天

狀位置也離之曰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維葉萋萋黃
鳥於飛無詩矣無詩則亦
無文故韻之顯然白者不
待言也卽其未白方言古

言經詩經
卷之五
五
一經集解
文皆可以意通類求之而
得矣韻既得則詩入之節
族先民之界畫亦俱得惜
此亦自集傳始標反叶而
其端不詳徐文定六帖深

究此事然圈墨之外即無
備說且或者不答疑韻論
詩不即論文尚目為迂濶
不近事情也余少貧廢學
逮壯乃同子嘗講誦一室

詩經詩經
卷八
時猶不見所爲大全疏義
者顧往往持論比興輒與
闇合若句理聯斷語事起
止則管豹一文尤有微會
焉乃因四書說約之行略

倣上說薈撮是編兼綴所
臆解及嘗聞于子嘗者以
質海內雖僭妄脫漏益過
前帖不辭也或又謂子之
言如是乃更詳云說約備

詩經詩經
卷八
載廣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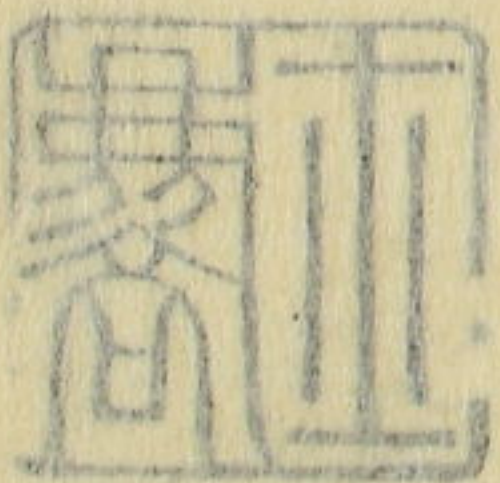
居則應曰凡說之約不約
繇理之定不定言之非以
辭也不見世之排斥紫陽
譙訶集傳者乎縱有當同
文之世持異說安之不一者

乃騎牆以爲此之一說彼
又一說也則徒熒耳目此
既稱畫一無所紛綸隆萬
以降世皆驚新學于一篇
或重一章數句或重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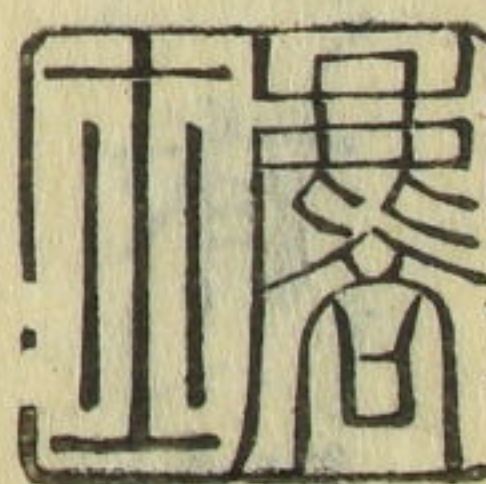
詩經說約 卷序
不循條理專事牽合文體
喪矣一言正之曰有韻而
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文雖
縱之橫之衝之撞之無非
詩無非文也則提掇穿插

割裂之習且盡廢以為約
固說莫約斯者於是問者
亦無以難因書以為詩經
說約序

崇禎壬午冬十月望太倉



崇後學顧夢麟序



詩經集傳說約總目
卷之一 以下國風
卷之二 召南
卷之三 邶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詩經集傳說約總目

卷之一

以下國風

召南

卷之二

邶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詩經

卷目

詩經

斯干至雨無正

卷之十五

小旻至四月

卷之十六

北山至大田

卷之十七

瞻彼維矣至賓之初筵

卷之十八

魚藻至何草不黃

卷之十九 以下大雅共六卷

文王至旱麓

卷之二十

思齊至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一

生民至假樂

卷之二十二

公劉至蕩

卷之二十三

抑至崧高

卷之二十四

烝民至召旻

卷之二十五 以下頌共四卷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總目

鑒定師友

張王翁先生

祁世培先生

詹月如先生

凌茗柯先生

陳默菴先生

方禹情先生

雷雨津先生

錢希聲先生

楊緝菴先生

熊魚山先生



馬培原先生

徐無所先生

何玄子先生

李香巖先生

章大力先生

宋澄嵐先生

黎左巖先生

陶英人先生

侯豫瞻先生

孫大宣先生

沈鉞臣先生

朱子美先生

楊維平先生

徐九一先生

李子木先生

吳來之先生

陳卧子先生

夏彞仲先生

姜如須先生

田孫若先生

舒魯直先生

周簡臣先生

周仲馭先生

周介生先生

蔣晚仙先生

方密之先生

錢彥林先生

楊龍友先生

萬道吉先生

張受先先生

吳駿公先生

吳志衍先生

吳人撫先生

胡其章先生

沈友孫先生

時修來先生

馬晝初先生

陳玄倩先生

查伊璜先生

徐石客先生

徐霖蒼先生

徐葵齋先生

康小范先生

較閱門人

詩經說約 卷生代 三

成角徵徵子

鄒平

張世鳳羽君

東陽

錢肅範錫九

鄞縣

程麟趾爾執

錢唐

茅蔚蔚起

張琮以黃

俱湖州

程世瓚文玉

程繼聖克由

俱休寧

葉青伊氏

涇縣

王際寅春城

李文郁開周

許爾昌景僕

俱鹽城

許之漸儀吉

武進

尤惠潤亮亞

無錫

吳大格去非

梅煥昇公

俱江陰

孫彬楚生

松江

吳世培無念

施潤子裕

包泰來霄客

許振光啓文

俱蘇州

趙承鼎啓新

詩經說約

卷生代

三

詩經卷之...
卷之...
...

錢良佐寅公 俱長洲

唐 諤一士

吳 國勾餘

錢夢慶西矣

俱吳縣

袁 和元發

蘇 震震亨

顧朗先令徵

曹大任以增

諸 臣鄰哉

許 棐輔公

張 翮張帝

史雲曾帝仲 俱常熟

曹開遠彝伯

尤元凱今預

何 弘子重 俱崑山

郁 榮青南

王 遴師古

曹 詰明珩

周 淵近修

周 彥聖臣

吳 暖泰來

宋 鳳子儀

詩經卷之...
卷之...
...

顧 振子厚

龔 卓茂

龔 章盛文

周景福維祺

顧青炤

郊鶴京周京

顧 鏐南金

宋 龍子權

陸天祐自九

俱太倉

俱崇明

姓氏

詩經說約卷之一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知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人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主樂官以時存辨備觀省而乘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太倉顧夢麟卷述
常熟楊 吳泰訂

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言國風者
 國是風化之界詩以意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
 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一也固當為首自
 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
 ○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
 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
 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同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孔
 氏穎達下同

語類大夫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并
 重與風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
 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
 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
 大槩也○語類頌朱子語錄也下同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
 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
 至孫文王昌辟國慶慶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
 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
 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馬至於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生主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南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孔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云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其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
 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
 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
 大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
 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
 詩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
 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太姒固稱后妃而諸侯
 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
 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
 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

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
 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蘇氏輟下同
 麟按孔疏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
 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如此則周公召公
 因地而稱耳雖朱集傳云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且召公
 夷之采邑非先有周召之稱而後受地也不要倒着了○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為公且采邑故曰周公
 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孔
 疏又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
 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
 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是也○豐

氏魯詩世學云鳳翔府今隸陝西京兆府今為陝西西安

府

關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是鷩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妃為慶于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如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

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

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寡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疏義朱子又以貞靜綴於幽閑之下蓋幽閑即是貞靜也但幽閑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按朱子謂凡言興者文意皆放此故嘗以此求之凡興體有義相因者有語相應者相因相應兼備者多義不相因而語又不

相應者絕少如此詩首章以物之偶興人之偶摯而有別義相
因也二章三章以事理當然為興而且上下呼喚成文則義既
相因而語又相應也中間又有反順不同其例不一詳具各章
○疏義朱氏公遷著大全所從本也下同
語類問此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
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
有心予村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此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
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
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如關
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
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

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益公本是
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辭如麟趾也好定也好額
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此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
羽說兮宜爾子孫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
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
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
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面但比
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
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鷂之類做得勇武氣象
恐后地不然其見入說准上有一般水禽名至雎兩兩相隨然
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通解官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通

解黃佐著。下同。

麟按以雌鳩為鷓鴣。螽斯為蝗。雖與不拘畢竟可厭。集傳只言狀類。是鷓鴣并語類。說是也。華谷引陸氏乃云。今大鵬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則愈得狎矣。且有別興。其恭敬是一義。和鳴與其擊而和樂。又是一義。集傳云。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鳩並與君子淑女矣。又大段是重在和樂。一邊蓋與狎狎之說不合。雖朱子云。恐后妃不然而者。亦是遺了。文主偶戾不覺也。○陸聚岡講意曰。兩句過處當云。雌鳩信為物中之善。正矣。况窈窕云云。是此先輩說詩之常法。○麟每言興與比相似。只有昭

應為興。無昭應為比。皆與朱子之言合。○鄒肇敏詩傳闡引來。深云。凡雁鴦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鷓鴣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鷓。此天籟也。雌鳩之喙似鷓。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乘居匹處者。乘為四馬。匹為兩端。今俗稱帛一端曰一匹。誤甚。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銀股。上青下白。葉散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剛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以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愛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毛傳寤，覺寐寢也。覺，音教。○毛氏荇，下同。

孔疏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

嚴緝符，郭璞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陸機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鬻，音莢。○嚴氏繫著詩緝，下同。

○陸機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鬻，音莢。○嚴氏繫著詩緝，下同。

○陸機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鬻，音莢。○嚴氏繫著詩緝，下同。

通解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求之，即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

麟按聚岡謂此章直與到底非是說詳下章。○陸疏鬻字孔疏輯錄大全通作鬻。誤。陸機作草木蟲魚疏非陸機。陳省公亦謂士衡者，殆未考也。○埤雅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著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乎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行，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

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蘇傳求得而采。采得而毛。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

呂記傳曰。毛以薑桂。○呂氏祖謙著讀詩記。下同。

嚴緝祭曰。毛之謂為羹也。內則云。芼羹注。芼菜也。疏云。用菜雜

為羹。又昏義。芼之以蘋藻。

疏義親愛則無間然矣。而猶若未定也。和平之極。則心悅誠服。

有不知手舞足蹈者矣。

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為樂之

小鐘鼓則懸於虞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以其常在側。故曰

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琴瑟

在御友於閨門燕居之時。鐘鼓在懸樂於廟廷贊見之際。友與

樂不同。皆所以為樂。亦猶寤寐與輟轉。反側不同。皆所以為憂。

故曰。闕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麟按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前章與處必至

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也。猶此章下截言樂則和

乎之極意。此篇全題舊疑難作。以希菜三興便似四章。若抹倒

一興。又非詩人層疊致辭之指耳。今思之。皆以下四句一進為

義。而中不以持此也。過之則雖前章一興。此章兩興。固無礙也。

且大段以未得已得為對。而不甚以本文為對。則古人通對之

格類然。此意今日可與三田言耳。興之義多取聲韻相應。前

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友之芼之樂之各相應。若前

章五與到底則此章為不究之詩矣豈有此理乎聚岡萬曆初
 年之說已礙理如此又其下者固置不道可也○聚岡又云此
 章亦興到底騷經從傳作一滾說更可笑○集傳來此禮反友
 羽已反本相叶樂去聲亦便與毛叶北入語皆如此也○流曰
 取之采曰擇之毛曰薦之非正解也然補各妙○或生或右多
 方以采之以興或琴或瑟多方以友之或管或箎或鐘或鼓理
 皆同也此亦不易之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
 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
 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

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
 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
 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
 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
 者民之父母后未入之行不倫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
 統而理萬物之宜初千世以來三代之興廢未有不繇此者
 也

鄭箋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鄭氏
 云下同

孔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

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
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
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
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
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
此我存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句也聯字分
疆所以為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
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
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
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
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

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七雎鳩窈窕淑
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
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
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
者擊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過彼注茲是
也徧簡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類延
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
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
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者也詩之本體
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今矣也之類本

詩經

卷一

詩經

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而
 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七兮。追其言。今
 之類也。矣。者。類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連衡。之類。
 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領
 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
 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其虛。其餘既。且之類是也。章者。
 積句。所以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
 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
 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

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
 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備兩章以
 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
 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
 雅敘入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
 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
 神。直言。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
 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得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
 重章也。雖云。威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禮不一也。高
 宗一人。而文。其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
 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志。

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
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
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
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
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鵲鳴之類。何章不黃。隨時而改色。不
玉有聲。因事而變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窈之初。三
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
少不同。皆繇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
章。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
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
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

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有章。是也。武唯一章。而左傳曰。
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者。以者。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
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
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
本章句在篇後。六統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句。
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大金孔氏曰。金勝云。公乃為詩。以昭王名之。曰鵲鳴。然則
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
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胡
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情性。審其聲音。而已。今聲音不傳。惟
詞語可以玩味。耳聞雖乃宮中人所作。欲得賢妃以配文。

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
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樂之至
矣然未至於沈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知其情性至
於播於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可以畧見矣○雙峰饒
氏曰一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為之配二
章推言未得大妣之時求之如此之切三章言始得后妃
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
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
也言樂者易至於淫佚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訏且樂
惟大與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之
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

人有齊莊中止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
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當時人被文王大妣德化之深心
膽肝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
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見感人妙處
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思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
足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二有一事一事上又有
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
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
以治國所以平天下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
夫如其原如此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
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草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

事便不如此了

鬱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
盛貌黃鳥鵲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
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
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毛傳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孔疏黃鳥應時趨節之鳥也釋木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
也是灌為叢木也

麟按詩雖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
一截集傳暗訓居矣反以與萋叶而谷字無韻故也雖魯詩作

施于中谷似鑿不可從○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獲也精曰絺麤曰綌厭也○此言

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
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孔疏孫炎曰黃葛以為絺綌以黃之於獲故曰獲黃非訓獲為
黃

通解刈獲理之有序也絺綌成之有等也兩為字要見經之緯
之杼之抽之皆自為而不以委之他人也絺綌要見精者難成
不以精自沮粗者易就不以粗自忽此方成布也服之處方是
製而用之不以私服禮服言服之無數是衣然事垢弊不厭不

可言及滌汚恐涉下文也親執其勞以下毛示于推原之辭非
后妃本意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滌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擗之以去其汚猶治亂
而曰亂也滌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
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締絡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
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滌其禮服之衣
乎何者當滌而何者可以未滌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毛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人有副禕威飾以
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釋文阮孝緒字畧云煩擗猶接也接音奴禾反接音去素反

釋文陸德明著下同

通解言告師氏自己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
也當以君子為主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非告師也私服
服多而垢多禮服服少而垢少害滌句因上句之文也歸寧亦
是既成締絡之事因言締絡而敘及之非備締絡以歸寧也
麟按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滌句帶起
歸寧句若與薄汚薄滌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斷非體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
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
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既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

庶幾近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締結以前事二章是為締結時事三章是既為締結以後事即為締結而不知其能勤即濟濯無數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故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閔睢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故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象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敬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毛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釋文韓詩云頃筐敬筐也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

孔疏陸璣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叢生可煮為

茹滑而少味

歐陽氏修著本義下同

大全本章卷耳即今蒼耳今人麩藥中多用之○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太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問卷耳

葛覃曰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葛覃直序其所嘗經歷之事卷

耳則是託言也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

是賦體也

通解寘舍也余此卷耳於周行而不復采耳玩法不能復采句

可見注曰大道之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乃有
此草耳。朱嘗好生道旁亦是此意。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

且也罍酒壺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

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

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

色重千斤能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孔疏釋山云山脊岡長山之脊也

通解此章與第二章一意念而不忘謂永懷愛而不已謂永傷

而意則無淺深耳我姑二句非憂懷也非能脫然無憂也惟酌

酒以暫減其懷抱忘憂於一時耳要認此意

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名山戴土曰祖瘠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

嘆也爾雅注引此作肝張目遠視也詳見何人斯篇

通解此章與上二章一意只是疊說成章非謂登此不遂而復

欲登彼也

麟按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末句難

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新似如何是處之意

也詩緝云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嘆而已極佳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既有作，所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夫豈當文主朝會征伐之時，萊里柏肉之日，而作歎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蔓纏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積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終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

藟荒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釋文：藟，一名巨菜，似燕蕒，亦連蔓，纒繞也。

孔疏：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

大全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

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見之。

通解：木下曲而為藟，藟亦蔓，與德下逮而為福履，亦綏以卑順受益之意為興，自然相因者也。樂只君子，猶言豈弟君子，德自其速於人者，惠及閭門，恩覃官闈，在公之澤，逮下之仁是也。綏，自其安於己者言。百順之備，第椽爾康，申錫之休，保定孔固是也。曩字與綏字相應，說文：曩，綏得理也。綏則有繫意，綏車中韉也。執綏則有安意，蓋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直以引之矣。君子無心於福履，而下逮之德，自有以凝之矣。樛樂二字相對，最切。據詩緝而融會之，山木喬竦而直上，則物類不得附而俱升。君子嫉妬而可畏，則第椽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矣。藟首類，則履乃福類也。百順之謂福，天之助也。以眷命言。

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禮用言視履考祥辨上下之等而授祿故不曰康而曰履也。

○南有膠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呂記某庇覆也

疏義奄即掩字

通解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庇覆也扶助是陰陽默相之意

○南有膠木葛藟榮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榮旋成就也

嚴緝錢氏曰榮繞也

通解謂旋繞也

膠木三章章四句

麟按三音字義本有次序而無淺深然大段以稱頌不

為義也首才倫曰稱者稱其才已於德也願者願其所未

致福也亦不明○膠木興福履不興衆妻此最易雜易混

太全輔注象比意必不可從

龜斯羽訖訖今宜爾子孫振振

比也龜斯鱉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沒相以作楫一生九十

九子訖訖和集貌爾指龜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

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妻以龜斯之羣處和集而

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言經詩經
大全問，蝻即是春秋所書之蝻。切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如庶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蝻動股，則恐蝻斯是名也。釋文曰：郭璞云：江東呼為蚱蜢。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蝻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朱子曰：借蝻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却自是說蝻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各有著落乃好。
麟按爾雅釋蟲，本文但云：皇蝻，蟻草蝻，負蟻，植蝻，蚱蜢，擊蝻，蚱土蝻，蟻鈴，無蝻斯。蝻之名則亦疑蝻固總稱，而斯為語辭不待証。古人也。然華谷不然。孔氏文雖顛倒，其實一也。之說獨

東萊與大全稍從孔氏耳。爾雅小注又云：蝻蝻之聲音斯故邢疏云：蝻蝻周南作蝻斯。七月作斯蝻，則此頗一確據。而諸家辨論皆不及之。又不知何故。邢疏又云：蝻蝻一名蝻蝻，一名蝻蝻。一名蝻蝻。陸璣云：蝻蝻，蝻蝻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其股似瑣瑣。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土蝻一名蟻鈴，今謂之土蝻。江南呼蚱蜢，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是也。即土蝻蝻蝻，明是二物。而釋文引郭璞乃云：蝻斯，江東呼蚱蜢者，亦豈足信哉。夫蚱蜢，吾地從來遍有之，蝗僅過年見之，而皆蔽天而飛，所集之處，害我田穉，訛為巨災，則無論蝻斯非蚱蜢，而蚱蜢亦非蝗，乃詩緝於蝻蝻，即蝻斯既斷，其必無於蝻斯，即阜蝻又斷，其必有

則但不許螽斯為蟊蟊而未嘗不信為蝗蝻以及后妃擬非其
 倫曰和曰德又鳥足受之也則今或終以爾雅邢昺疏為正而
 餘闕不存雖未得其詳然螽斯自螽斯蚱蜢自蚱蜢蝗亦自蝗
 不相牽混猶庶幾云○歐陽本義云蟊蟲微蟲詩人安能知其
 心不如息此尤不近人情者蟊蟲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
 詩人偶取其以為比爾高甚集傳一生九十九子子句云八
 十一子陸佃又云一生百子亦無定說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大全豐城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
 螽斯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
 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不嚴然必上無
 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滿瑞慶流衍福履之
 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通解三章一意總是疊言以成章並無次第淺深嚴氏曰
 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重着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
 福衆妾以螽斯比其宜見其非出於倖也
 講意后妃子孫衆嫡庶說不可用魯衛毛聃成邵曹滕此
 乃武王得天下後始封之耳○講意即陸賈函講意大段

本通解下同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子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七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嚴緝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

通解木之少者生以其時則華之盛女之少者嫁以其時則賢

之占此興義相因也夫之子子歸是以正也當桃夭之時而子歸是以時也即此便見其賢涉所謂賢正本此二句或以賢涉下宜家非矣蓋宜其室家擬其後自事也即其今日有是賢則知後自有以宜之也玩注知字便見或謂賢在於被化而不存以正以時不知以正以時正由彼化而後爾也且被化二字只就後人言若以此說詩恐疑總旨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也正詩放此宜室是必敬也而無違夫子宜家是在克孝克慈不違若幼皆關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賢知其已嫁之善夫婦相與必有和樂而恭敬存焉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
麟按以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蕢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葉之盛也家一一家之人也

木全朱子曰室家室家室人變文以叶韻耳○東萊呂氏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直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通解因見起興宜獨以華言而兼實與葉者變文叶韻詩人之體例如此也

桃夫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起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置置也丁丁椽杙聲也起武武貌干盾也子

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

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事以起興而美之而

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孔疏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置之人賢而云

多者箋云兔置之人斷賊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

微以見著也

嚴緝傳曰兔置兔置也置者罟網也杙檠也音堀疏曰此丁丁

連椽之

輯錄按韻椽從木與斲同故嚴氏謂椽伐杙檠之聲從手說文

擊也許氏曰擊檠於地中張置其上也○朱子曰聞椽杙之聲

見賢才眾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主後所作耳。輯錄王氏逢著附疏義下同。

通解才之可用與才難之才同。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也。就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肅之赴之為才。赴赴是武勇形狀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美之也。觀注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干以扞外衛內而一身賴以無虞者也。武夫之才足以禦侮而患不至以是乃公侯之干也。城以扞外衛內而一國賴以無恐者也。武夫之才足以撥亂而辱不至及國是乃公侯之城也。

講意此章之興蓋借其事為起語而用肅肅赴赴相呼應耳。

實無取義不宜把赴之句膠粘上一句說云彼為此者一赴之之武夫耳如此則類賦體矣肅指兔直言設置所以待兔極秋所以張直此二句重說方見是興赴赴亦不可作極秋之時動作武勇說須去開上二句云况此赴赴之武夫云云公侯干城但言其才可為此非謂他自必為公侯之干城也公侯不可直指文主只以公侯字說便是。

肅肅兔置施于中途赴之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遠九達之道仇與速同。犀衛引關聯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敘此孔疏釋官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郭氏云岐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

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
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駢孫氏云三道交復有
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璞
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大全安成劉氏曰中達謂九達之道也

通解公侯好仇言樂侮以安社稷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撥亂
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君明臣良上下匹休

麟按集傳仇叶渠之反魯詩世學達仇皆叶音奇○說文仇九
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仇仇即達字○字彙漢趙主之歌曰為
王賊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執仇同此叶也

肅○兪置施于中林越越武夫公侯腹心

與也中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蘇傳丁十人之所聞也中達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
也

通解公侯腹心言勇形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公侯此心武夫亦
此心也武有七德而成天下之治公侯此德武夫亦此德也志

同道合形骸罔覺

兔直三章章四句

疏義贊美之意以漸而深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
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

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毛傳采首馬鳥馬鳥車前也宜懷妊馬。

孔疏采首馬鳥釋草文也郭璞曰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云

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生

舌草可當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言宜懷妊者即陸疏云

所治產難是也。

嚴緝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通解采之是求其所生之處有之是得其所生之處非已采而

得之也。

麟按采字叶有與關雖叶友同切字彙詩關雖采首兼設小宛

用母韻者四楚辭懷沙用此韻者一非荷叶也。

采采采首薄言擷之采采采首薄言擷之

賦也擷拾也擷取其子也

麟按拾是拾其穗然其用在字也即前章采之有之已指此勿

誤但治產難意着相不可曰只要見此時氣象

采采采首薄言擷之采采采首薄言擷之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社也擷以衣貯之而取其社於帶間

也。

孔疏社者裳之下也

輯錄社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

采首三章章四句

疏義采之有之然後擷之擷之然後結之擷之言之序也

通解嚴氏曰此詩無形於辭喻之辭讀之自見樂意吳氏
 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
 之妙現此則知相與賦采采昔便是相樂不必逐句觀貼
 相樂語言亦不可用幸生聖世得沾聖化家室和平等句
 蓋睽睽之民相忘帝力婦人安知有文王之化哉只是一
 時同輩無事係累遂相與賦事如此而相樂之情溢於言
 外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上練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
 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

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冰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
 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棧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化及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
 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
 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毛傳方汭也

釋文汭本亦作汭又作泔或作泔並同沈從因附方言云泔謂
 之泔泔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
 棧也郭璞云水中泔筏也又云木曰泔竹曰筏小筏曰泔泔
 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泔
 孔疏泔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

里方注論語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大曰楫小曰桴是也

呂記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

作休息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息為韻二字但作思但未

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爾

嚴緝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

思齊大任○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嶽之木其陰

不下及故不可休息

大全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沿泝也○朱子

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

如來寢廟至遇大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兩句○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

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此貞

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制

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做此章

云

講意既興而又比是反覆詠歎之

辭按上四句斷以休求為韻下四句以廣泳永方為韻集傳方

叶甫安反是也魯詩世學泳于營切又叶于方切蓋皆以就方

也○豈山季氏曰漢水源出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嶧冢山隴

西之地也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為漢入湖廣鄖陽府界

流經襄陽府東至漢陽府大別山入於江江水源出四川成都

府茂州岷山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

府

州府界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常德府又北至武昌
府合漢水於漢陽府之大別山東北至揚州入海武昌在江之
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蓋在武昌漢
陽之間武昌自漢唐以來為都會之地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
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也亦見魯詩世學來滌鄭氏曰周為河
雒召為岐雍河雒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
地詩之所起在於此見王伯厚詩地理攷○魯詩世學又云詩
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省却多少
周旋○樵天屯宜芣苢化及於國矣不詳其地江漢汝墳則詳
其地矣故曰白近而遠然是遠之近處故又曰先及先被也
○翹翹錯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此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
秣飼也○以錯新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此而
歎其終不可求則歆之深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太全廬陵歐陽氏曰既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
典鞅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
化被入深也

麟按之子于歸似言歸於我故下又以不可求意詠歎之若秣
馬作從旁效其殷勤愈無謂而可厭矣
○翹翹錯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萋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
小者。

毛傳萋草中之尤翹翹然。

漢廣三章章八句

太全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木防也。枝。

曰條。幹曰枚。怒飢意也。調一作調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孔疏墳。木防。釋丘文。李巡曰。謂崖岸。狀如墳。墓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衙。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摛。與此異也。釋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曰。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

嚴緝親代薪則庶人之妻也

本全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河南穎州今鳳陽府穎州直隸○廣韻注曰輜重載也

通解禮問人之長必曰能采薪矣病則曰有采薪之憂采薪正君子事也以婦人而躬乎此正君子在外時也但此二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有敘其采薪之勞

麟按輜既訓重則調飢是言飢之甚也然不可忘如字此章追賦與葛覃首章同

○遵波汝墳代其修葺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斬而復生曰葺遐遠也○代其故而又代其葺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子疏葺餘也如今藤生者亦非木名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國之闕而夏肆是葺又曰杞夏餘也是葺為復生之餘

說通遐葺昭而多為恤者是非忘我實多之意○說通沈守正著下同

○魴魚頰尾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通

此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然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

此序所謂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
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
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
近不可以懈於正事而貽其憂亦通
嚴緝張子曰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呂氏
曰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亦赤則勞甚矣
輯錄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本全陸氏曰魴一名鮓江東呼為鱖音邊○小陰陸氏曰魴青
鱖細鱗縮頭潤腹其廣方其厚扁故曰魴亦曰鱖魴方也鱖扁
也
通解孔通即承父母說此處不可露文王字蓋此時汝旁但知

看西伯文王則汝後追稱耳

汝墳三章章四句

疏義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
太全止齋陳氏曰汝墳是已被先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
王之化而未及其澤者却有意思○豐城朱氏曰周南十
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
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
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
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
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懃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
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

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說通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皆受命於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虞芮之傍荆蠻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慰籍之語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蘋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鍊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通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麟屬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俗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屬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孔疏釋獸云麟屬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馬足黃色員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嚴緝麟者仁獸也。瑞獸也。

疏義以物為瑞。不若以人為瑞。

大全周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通解振振。寬裕溫柔。易直子諒。意即所謂化於華也。于嗟麟兮。

言周室昌大之祥。勿遽及興也。

麟按。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為義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

姓之為言生也。

嚴緝孫傳姓者也。

疏義禮言子姓兄弟。與此義同。

麟按。陳用之禮書國語言帥其子姓。及國子姓。喪本記言子姓。

立於西方。至燕言編冠玄武。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

子姓之於太父母。服替而已。編冠玄武。以父之喪未終。而子不

敢純吉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鄭變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嚴緝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疏義諸侯五廟。太祖以外。高曾祖禰而已。高祖已上。毀廟而祧。

公即宗子。而為君公者也。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祧。服

未盡故為公族

麟按朱集傳角叶盧谷反。昭公族也。今依字彙云毛詩古音致。角本音錄說文象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字形悉同。後讀角為各。以角為錄是失古音。又改字形矣。因以此詩及行露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為證。則角音錄者亦不必云。叶但晦翁或又自據不敢辨也。此篇章止三句。然惟上二句有韻。末句帶說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闕雉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闕雉舉其全體而言也。為章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膠木蠡斯美其德惠之及

入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主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宜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於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乎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闕雉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主。其亦誤矣。

詩經說約卷之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詩經說約卷之二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北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不全釋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韋甫謚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卒謚曰康。長子繼。繼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

詩經說約

卷二 國風

賦類居

南

麟按魯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又
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馮嗣宗各物疏云晉
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
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所云召也

維鵲有巢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
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
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
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
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

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御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
有閔睢也

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

疏義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禮與
主鳩得鵲巢蓋取得所宜得之意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坐閑貞
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有專靜純一
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
閔睢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
治國乎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麟按說家多以鳩鳩結鞠布蔽戴勝澤解二鳩歐陽氏闢之是

也。然據其所云多在屋瓦間或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者亦似俗所言之斑鳩。未聞借巢于鵲。余地或與鵲爭巢。間據而有之者。則俗名八哥。其鳥可剪舌。漢之人語亦不知其性果拙否也。讀詩記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榮陽公曰。維鵲有巢。惟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非取鵲之強而不遜。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為養之德也。讀詩一得。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窠。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常。此談詩之病也。三說却俱高雅。○集傳居叶姬御反。則御雖音迂。讀當如字。魯詩世學。御叶音魚。則居讀如字。亦未知孰是也。○字彙說同。集傳。○維鵲有巢。惟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其也。亦有之也。將送也。通解有之。奄有之。以為其所也。

麟按孔疏。父母家人送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與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其禮也。

釋文。凡女曰姪。謂吾姑有吾謂之姪。娣女弟也。

孔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妻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多也。

通解。成之。世皆以成迎送之禮。又以為成婚姻之禮。二者互相是非。以余思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自有百兩。非大昏之六禮也。安得謂成婚姻之禮。二章皆有百兩字。宜乎看以成之。摠承。

迎送注又無明文安得謂成迎送之禮蓋車至於百兩則朱纁
翟裼之輝映和鸞儔輩之駢闐諸侯呀得為者至是無所缺矣
儀衛之盛如此禮其有不成者哉苟單車隻輪則不足以為禮
也明甚大抵此詩只重在之子于歸上之子者被化之女子也
于歸者來嫁於諸侯也迎送之盛帶說
講意盈之不必說呼群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類聚于
其中便是

麟按衆媵姪甥之多本鄭箋也會義釋經自妙但盈之本與成
之不必認真說以渾化體此又當辨

鵲巢三章章四句

通解此詩三章亦有次序平者被化是朱子推言非詩人

自道也。大抵二南之詩被化意皆在言外不可說出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

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而美

之也或曰芣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

周南之方葛藟也

孔疏白蒿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下于澗之中亦

謂於曲內非水中也○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道道在豆故知

以豆薦芣藟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邊即王

后夫人以豆為重

嚴緝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山陰陸

詩經注

氏曰蒿青而高繁白而繁白蒿葉粗於青蒿可以為道
通解豆之品有四而菽居其一道之類有七而繁與其中○四
句是一直意

六帖采繁之類有必殷必親意然非必自為之使人為之亦是
自為之也○六帖徐光啟著下同

麟按集傳並存親蠶之說因有猶蠶章一白也不知采繁必親
亦自可與蠶章相擬正不必拘○廣雅曲池曰沼爾雅小渚曰
汙

○于以采繁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官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講意官即薦繁處也此都官之祭故曰官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疎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
舒遠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
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鄭箋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釋文髮皮寄反鄭音髮髮本亦作髮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
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紵因以各焉春秋以為呂姜髮是
也紵音計

孔疏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褐
注云被褐讀為髮髻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
次次第髻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

嚴緝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榆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祿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為祭服。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祿衣。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榆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禕不應服次。曹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禕音暉。榆音樛。祿音录。輯錄鄭氏曰。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方氏曰。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

木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也。誠玩之。如畫出個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芣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祁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

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錢始而急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

通解僮僮祁祁。俱就。被上。裝揮。不是言戴被之人。夙夜一時事。是味且時侯在公。正祭時句。就地說。

六帖天光向晨為夙。昧晦未分為夜。家語所云質明行事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說通通詩重敬以修職上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必冠以公侯者。雖僮內官亦公侯事也。雖主東房亦公侯官也。即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婦無專成故也。敬於僮僮祁祁見之。僮僮有所以繁之也。祁祁有所以留之也。

要要草蟲。耀耀。身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則降

賦也。嗶嗶聲也。草蟲。雖屬奇音。青色。趨趨。濯。貌。阜。蟲。蟄也。仲。仲。猶。衝。衝也。止。語。辭。親。過。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通解曰。既見者。按。議。之。詞。

麟。按。既。見。既。親。層。疊。致。望。之。詞。不。必。有。分。聚。周。說。亦。稍。混。注。疏。也。集。傳。親。過。降。下。也。原。本。毛。氏。頗。平。常。而。鄭。氏。親。作。男。女。親。精。之。觀。孔。氏。因。之。遂。謂。嫁。者。雖。既。見。同。牢。可。以。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必。已。經。一。昏。精。氣。親。過。庶。得。夫。意。可。寧。父。母。此。等。之。解。誣。壞。聖。經。莫。以。過。矣。往。時。與。天。如。共。縑。至。此。至。於。相。對。胡。盧。未。

此。今。合。纂。仍。載。者。意。在。兩。存。不。示。去。取。也。然。解。則。必。以。集。傳。為。正。矣。草。蟲。不。知。果。是。爾。雅。之。草。蟲。否。至。於。阜。蟲。必。與。蟄。為。二。物。矣。華。谷。疆。混。而。一。非。也。降。集。傳。叶。平。攻。反。離。騷。起。句。云。朕。皇。考。曰。伯。庸。叶。唯。康。寅。吾。以。降。親。與。此。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親。止。我。心。則。說。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龍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惓。憂貌。

釋文。蕨。草。未。晞。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鼈。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親。止。

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苦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親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通解此章與上章俱一意。草蟲身蝨采薇采薇皆是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意。朱公遷曰：憂思之意不復道之。

麟按魯詩世學。榮陽鄭氏曰：迷陽乃杞柳之藤布路則礙人之行。故莊子載接輿歌云：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此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即薇矣。輯錄云：莊子迷陽或訓以陽或訓伏陽或訓猖狂或訓迷明或訓正明則又有種種之解。

草蟲三章章七句

太全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之思

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啟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正也。

子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斂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孔疏釋草云：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馮。左傳曰：藻聚藻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鷄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如斂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

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而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源行之水

嚴緝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潤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苜蓿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左傳云蘋蘩蕰藻之菜蘩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藻也今藻止可養魚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蘋正相類但采蘋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莫子宗室而知之也

麟按魯詩世學清容表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蕪而壞也故采苜蓿苜蓿以為酒藉由亦不用蕪唯以香水燻柴取其

灰襍麻豆蘗之而已此考禮者所當知也殊足廣異聞柴音柴

小積也亦見魯詩世學注○爾雅祭天曰燔柴注曰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瘞注曰既祭埋瘞之邢疏曰大宋伯云以煙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楨燎祀司中司命觀師而師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

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因各祭天曰燔柴也則燔之柴之類亦與瘞之埋之一例

俱作活字燔柴瘞埋各有其物而不但是燔其柴王制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孔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義頗

未盡且祭天止一積則燔柴之牲勢必是積但似不當即指小積為柴其又作柴者說文柴與柴同字書柴音豺又資由切音

恣積也。薪禽之積皆曰柴。又據車攻集傳。說文作柴。謂積禽也。字書。柴前智切。積也。則柴。柴。柴。明是一字。而古通。謂獸為禽。小積亦禽也。但如此。則遂當讀燔。柴之。柴。字。如恣。豈有此理乎。亦終闕之。以俟。知者云爾。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道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釋文。錡。二足釜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成劉氏曰。必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

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六帖。蘋藻二物。故盛之。湘之。各以二器。此舊說也。者。采亦不必然。筐筥錡釜。紛然不一。而足。提。見。兢兢。飭治。嚴恭。宗格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太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道。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太全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

架曰楮後楮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連為之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為交窓以取明也○儀禮少牢曰饋食主婦薦韭菹醢醢於筵前葵菹蕪醢陪設于東○建安熊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菹七醢或曰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為醢

通解此章只言薦菹注蕪醢者別禮之全文耳大夫妻作文不可用出蓋此非詩人自言也

六帖宗室太宗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蓋惟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太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

則祭於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此詩既曰宗室知美大夫之妻

麟按字彙又叶後五切音戶亦引此詩為証

采蘋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平看勿分截首章取物中章理物末章薦物不可以末章繼承上二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召伯也萑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歐義救能救風自俾人舍其下也黃茂盛貌

呂記曾氏曰救蒂蓋世所謂連絲字

嚴緝曾氏曰救蒂蔭翳茂盛也

大全棠今棠梨也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棠赤色澁而酢

俗語澁如杜是也

通解是思入愛物非觀物思入勿字不忍意非相戒詞也差為

革舍乃草率舍止之謂蓋召伯循行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

甘棠之下布政也布文王之政句不必說出注云然者自我解

注者道其寔耳

六帖其後去後非沒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救蒂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

章故也

嚴緝敗謂殘壞之

麟按字彙敗本薄邁切排去聲壞也毀也損也頽也又布怪切

音拜毀之也凡物自敗壞則薄邁切物不自敗而敗之則布怪

切此詩之義也又叶皮意切音避此詩之叶也

救蒂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嚴緝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案曰謂低屈之

視其枝以至地也

通解此與二章一意只是勿敗深於勿伐勿拜深於勿敗耳非

時有先後之說也

麟按拜集傳叶變制反字彙音必

甘棠三章章三句

疏義愛念之意以斬而深

麟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維州壽安縣西北五里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溼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自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溼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

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通解首句分上是有可畏之勢下是在敬畏之心不直言強暴但託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絕人之辭則隱矣注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言

麟按夜集傳叶羊茹反字彙羊遇反音裕是兩露字俱叶夜字非夜字無韻而兩露同字自相叶也如此即不必言首句分而逐句讀佳含有尋味亦更勝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與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

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嚴緝謂猶言也。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通解自訴。猶自暴白。非訴於召伯。獨言鼠雀者。雀淫物。鼠貪物也。

六帖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屋也。言外便見穿屋而實無角之意。總是實無而述。則似有負屈難明。莫見昭雪者也。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覆申味。之得其解。凡說詩到難通處。要把舊時講解盡數撤去。只將本文吟咏玩索。翻復百遍。其義自見。

麟按角本音錄說已見麟之角。章疑雀以角必無之事。不必云嘴銳而鈎之謂角也。字書及毛鄭以下。諸家俱無此解。味釋文云。本亦作喙。鳥口也。大全云音畫。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墉。牆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輯錄牡齒謂齒之大者。

六帖先微後訟者。叶音無義。先掌家不足而後亦不女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麟按訟集傳叶祥容反。字彙又叶祖紅反。音叢。起以言教者。訟

以身教者從同此。○潘安仁關中詩既徵爾辭既救爾訟當乃明實反則證空。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麟按南國被化姑就女子邊說自佳不必又顧男子反生

葛藤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紵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主之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毛傳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釋文英沈音映又如字

孔疏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羔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也清人傳曰子有英飾闕宮傳云宋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織組紉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紉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紉矣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嚴緝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為組紉

之縫中連為皮因以為飾。○紉音旬。有素絲織為組。紉於五處。縫中縫音奉。

大全慶源輔氏曰：羊裘素紉，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息遠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

通解：節儉正直兩中，即其服其容，便見節儉正直不可作積中。○外占外知內說。

麟按：裘取輕暖，則羔擇小者必至多皮。蛇不止五矣，止於五是守其常制，故見節儉。此解不易，然疏義引許氏謂節制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以用財亦妙理。○羔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為

分明。故胡氏曰：縫之突尤謂純有餘限，謂紉合二為一，謂總皆取黑白別處為義也。鄭風三英繫，亦當是此英裘。英字紉，轉錄太全。又音馴，字彙詳倫切。音旬，絲條也。禮內則織紉，組亦織也。又云：組紉皆為條。濶薄者為組，似繩者為紉。○集傳以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因下退食自公言也。然按諸家說俱不然。且上下一各兩句，本開說或只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九妙。○蛇集傳叶唐何反，字彙音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紉。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革，猶皮也。紉，裘之縫束也。

釋文：孫炎曰：紉，縫之界域。麟按：變皮言革，取叶韻耳。孔疏引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不

可用裘無去毛之理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一意無淺淺意已盡於首章朱公遷曰反覆咏
嘆是也。

麟按朱得之印古詩語羔羊三疊初美其從容自得次則
即其從容自得舉時舉地相縲以咏嘆之也亦佳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遠斯斯此所也違
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

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
子獨去此而不收少暇乎於是又羨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
歸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
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性情之正矣婦人
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六帖早畢事是朱子為賢婦周旋語意亦本小序勸以義意此
解之善者非在穿鑿傳會之例○殷殷輕雷不動聲也雷本無
定反有定君子有定反無定也○古者成役中春而歸閨中思
歸此時獨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故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
雷發而始振故言草蟲阜螽俱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

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情性之正。專言私情而奉公之急。雖然言表足明詩人不盡之旨。

麟按此詩反興之始也。經文在字。煇達字集傳則字。煇獨字。然俱有意無意之間。振振信厚。指平白不專泥夫嬪相興。末二句似無韻。晦翁亦不為之說。獨魯詩世學云。歸哉哉字叶音子。而徐文定正叶。亦以三四屬一五六屬二為判。然子字或作才。資切音慈。與慈同。樂記易直子諒是也。哉字或叶津私切音資。易隨彖隨之時義大矣哉。上叶天下隨之是也。則子哉俱可作平聲。而豐氏乃俱欲作上聲。又必有所本矣。又據孔疏。彼人是哉。叶子曰。何其反是不思。叶亦已焉哉。已見前閔雎章下。與鄙見同。如是則雖定為平聲。似亦較可。此等固古人未發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息止也。

太全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便韻。叶擊耳。不必求異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

麟按集傳下亦叶後五反。與乘蘋同。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通解三章亦一意。無淺深。木公遷曰。思念之意。反覆道之。是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言吉日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恨其嫁不及時而有
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
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疏義。桃之有花婚姻時也。至梅實既落後時久矣。故曰時過而
太晚。

麟按七兮謂存於樹者十分之七也。三兮謂存於樹者十分之
三也。因落數餘俯仰神境頃筐取之則樹已無實言之序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言矣。
麟按三集傳叶疏簪反字彙音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暨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
定矣。

嚴緝梨曰暨字從王本訓塗今言取者謂取之於地露地濕也。
太全廬陵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說通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
殺於此焉故曰霜降逆女水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也夏
小正仲春會男女已是期盡蓄育之法况標梅為初夏之
候乎曰七兮三兮暨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盡而始
咏也迨言迨今謂之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曰庶未定

之詞曰士禮義之人也。或曰子以行舉死，膺為女子自
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強暴也。標梅之義，何居曰：即此意
也是時人情薄雪之初，強者能守，既志以自堅，弱者思得
所托以畢世。蓋南國染商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
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採之，耳上古朴，表有情必
露，不似末世胸懷中弄而外作強顏也。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豈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齋敬貌。宵
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
之化，能不好忘，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御於
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

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
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
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麟按集傳進御於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
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并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
勤苦不必太說出。恐變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
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此體。又詩美夫人
其美眾妾時，必夫人披化眾妾始，遂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
勞安命，即眾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要讀者須見實主矣。進御
之制，則鄭氏曰：凡群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
尊者宜後，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

言終該終
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
月初甲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
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
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
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
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
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嬪僅九人。不可謂衆。
妾衆。妾必為女御。無起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
及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雖老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為不同。
譬彼小星。維參與昴。昂肅肅宵征。抱衾與櫛。寔命不猶。

與也。參與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櫛櫛被也。與亦取與昂與櫛
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孔疏參白虎宿三星昂六星

麟按通解云。抱衾與櫛。猶今之言疊被鋪床。則意亦點景詩。耳
讀詩記。禮記玉藻注。櫛無裏音單。即衾必複也。昂集傳。力末反。
以與櫛叶。字彙音流。毛傳昂當也。元命包云。昂之為言。得言物
成就係留也。則本可讀作留。以參與二星與衾櫛二物。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姑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
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其後也。悔。

興也水決渙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
妾植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
謂挾已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岡而嫡不與
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
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于之歸乃不我以
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大全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
十從事君子

麟按通解謂首一句興下四句怨水決渙入於理亦通然據集
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禮書左氏
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不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

丘明前後自感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昔姓已知姓曾此二國
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以與不我以其後也
興也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與猶以也慶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以過不我以過其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嗚盛口出聲以舒憤懣
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慶而樂也

呂記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澗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出
出別為小水之名也

六帖其端也歌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多得明詩
之士所宜服膺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
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
盡其道而已矣

呂記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
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
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
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叙也

說通三落句皆媵行時大喜過望而遙相擬議之詞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誘者故詩人
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
而誘懷春之女也

毛傳野有死麕群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

麟按亦反興也麕猶取之有其物女子誘之非其禮也包叶補
苟反麕叶春包叶誘為隔句韻又一體也○爾雅那疏說文云
麕獐也字彙麕與獐同故集傳作獐

林有樸檝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檝小木也鹿獸各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
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檝藉死鹿束以白茅
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鄭箋純讀如也

釋文聚也

孔疏林中有樸椒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群由所分死鹿之內以白茅純束而裹之○釋木云樸椒心某氏曰樸椒斛椒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云樸椒一名心是樸椒為木名也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內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麟按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更蘊藉耳林有樸椒二句作下句看以死鹿為主樸椒爾雅本作椒樸斛椒本作斛椒能治

之能音耐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厯也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遲緩貌感動悅中厯大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其言其不能相及也其意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疏義此詩太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通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象護門以犬皆村落氣象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與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棣也似白楊肅敬離和也周主

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

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

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

肅而敬離離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

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太全本章曰秩稊樹大十數圍即唐棣也亦名棣楊團葉弱蒂

微風大搖一云菓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六帖曷不肅離二句諸說如聚訟看來肅離二字只就車上說

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看出詩人元無此意也若說

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也亦未是今只尋取興意便得其

解言華之穠也此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

之華宜其盛矣車之肅離此何人之車若是肅離乎乃王姬之

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肅離矣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

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王姬

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歲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離只

是範我馳驅和奮有節之意○南子以車聲而知遠伯玉夫以

伯玉之車宜有麟麟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離之度矣大抵

說詩只宜諷咏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曷不肅離二句含

蓄不盡反讀申誦宛然塞路聚觀企踵時眸相顧嘆賞之語若

如今人所說了無含蓄了無意緒皆緣不體認語氣故耳

說通以唐堊與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禕衣為上。榆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面。纁纁服則榆翟也。曰曷不肅。雖言五姬挾此曠盛而來。宜無望其肅。雖也。今豈不肅。雍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實耳。

麟按注疏。燕字由詩傳讀詩記。詩緝。穉字皆從衣。說文衣厚貌。今通作穉。從禾。轉錄毛傳。猶戎戎也。與戎戎通字。彙哉戎亦云。厚貌。穉與離叶。華與車叶。亦隔句韻。華與車雖集傳各為二音。然車叶尺奢較。穉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下始有居音。○唐堊之華正興王姬之車。鄭孔乃云華喻王姬顏色之美。則多却一層矣。六義之理。看來古說正自未明。朱傳之切固大。

可抹殺

○何彼穉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麟按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若然。不加以平王。渾然還之。更是穿鑿。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伊亦維也。緝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六帖前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至也。此章言婚媾之合。則先男後女。後天也。

麟按以絲為綸則二絲矣故仍以典男女工人而合之義在中
馬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葭葦類也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葦葉也五五
純猶言中心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
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息又
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由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
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
即真所謂騶虞矣

釋文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孔疏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復生草應信而至
嚴緝葭葦之初生者

疏義此其仁心之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

通解不可以騶虞為瑞物一簇五純者古人之射獸矣必四
哉得五必是間有疊雙之中也中必疊雙句見西都賦

說通舉一葭一純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推矣此非樽節愛養
之所能致也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亭毒無知之草木無
情之禽獸而使之若此之茂對哉故以騶虞嘆之仁心自然即
在上二句內非進下層語

麟按嚴華谷言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
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然據集傳此章

虞本叶音牙字彙一叶牛加切○春由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由騶虞之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此豈教之而後能言之○而後至哉故曰仁心自然也○王應麟困學紀詩亦曰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擊相近而字異○彼茁者蓬壹發五緇于嗟乎騶虞賦也蓬草各一歲曰緇亦小水也○麟按集傳此章虞又叶五紅反字彙一叶胡公切音紅另屯六二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識心

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既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可傳矣

木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為喻皆以吁嗟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咏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一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木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

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
 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
 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焉耳○周南召南二國
 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
 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
 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
 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
 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
 后妃夫人太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

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誦
 所以風化天下

太全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
 故姑從之孔子之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
 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
 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而今人讀二南詩果便不面牆而立方
 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
 正牆面而立否意忠都不曾相黏得甚事此又讀諸
 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
 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